

喜風集

石 果



• 貴州人民出版社 •

短篇小说集

喜風集

石 果

貴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熊冬华
封面设计 钱大喜
技术设计 夏耘

喜 风 集

石 果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19千字 2插页

印数 1—8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467 定价: 1.00 元

序 言

寒 先 艾

石果同志是五十年代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喜风集》的出版，应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一个可喜的收获。这本集子基本上对解放后那些年代的各项重大政治任务，都从社会生活的正面或侧面作了反映，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是应当时的需要而作。直到现在才得结集问世，显然迟了一些。但是它们的艺术魅力，却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篇中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和布置得体的故事情节，今天读起来，仍然很吸引人。

我还记得一九五三年九月，石果的代表作之一《风波》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刊登，正值第二次文代会开会期间，石果也列席了那次大会；会后，《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同志约他谈话，对他勉励有加，接着在同月刊上又发表他的另一佳作《官福店》。不久英文版《中国文学》就译载了《风波》。一位在北京大学教过日语的香坂顺一先生从日本写信给他的学生，认为石果的几个短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要算比较出色的作品。最近香坂还来信问到石果去年以来在贵州大型文学刊物《创作》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沧桑曲》，他在信中说：“石果先生能熬过‘四人帮’时代的磨难，至今仍活跃着之事，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石果初露锋芒，远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他在《西南文艺》上发表了处女作《喜期》。这是一个洋溢着翻身欢乐情绪的农民家庭始离终合的故事。虽然小说中出现了六、七个人物，主角却是叶三娘和她的女儿叶玉珍。作者着力刻画了这两个农村妇女优美的性格，比较深入地发掘出了她们高贵的品质。《喜期》中所描写的母子之爱，实际上是阶级的友爱，而且也透彻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事实，一方面又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今天人民美满幸福的生活。无论从人物性格的描写，从曲折的情节来说，都使我们受到感动（这篇小说后来也有英译本）。著名老作家沙汀同志一向就很重视并善于培养创作人才，他读了《喜期》以后，马上就写信给我，希望贵州省文联注意这位新起的作家。沙汀可以说是发现石果的第一个人，很多年来一直关心他的创作。按理说，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序言，由沙汀来写是再适当没有了；但他近来身体欠佳，正在进行理疗，却把这个差使推给我了。我真感到力不胜任。而《喜风集》付印在即，出版社和作者索序甚急，我只好不避肤浅来讲点我个人的“读后感”。

这本集子中的代表作，当然要推早已得到好评的三篇：《喜期》、《风波》和《官福店》。作为短篇小说，《风波》和《官福店》似乎长了一些。《喜期》倒是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官福店》里塑造的沈老婆子和韩彩娥是相当成功的，反面人物李润清的形象比较差一些。（据作者告诉我，他自己更偏爱这篇作品）。《风波》是一篇反映土改时期反封建的力作，戏剧性很强，罗军同志曾经把它改编成话剧，在贵阳演出过；羽山同志又将它改编为电影《一场风波》。《白泥坝》写了兴修水利的过程，只能说是一篇报告文学（沙汀同志对这篇作品谈过他的意见，石果在《后记》中也讲到了）。《小钟儿和他的羊》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其他篇什，各有长

处。比较短小精炼的作品，有《仪节以上》《帮助》《听谁的话》《挑战》等四篇。《铁马乡跃进曲》中“左”的东西较多，《仪节以上》批“左”还不够大胆。

石果的短篇小说的特点是富有生活气息（或者叫做泥土气息）的，这正是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的结果。他很会描写人物，每一个人物都赋予不同的性格。塑造老一代的农村人物形象比年轻一代更好。他的作品写得相当细致、深厚，同时又注意了故事情节。语言大都是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来的，不仅丰富，而且虎虎有生气。看得出来，作者对每篇小说在动笔之前，都经过深思熟虑，下了功夫，一丝不苟。他的前期作品，有时方言稍多。有些概念，用方言、土语来表现，的确显示出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更能表达地方性的人或物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小说中又是重要的，使用一些方言，自然也很合理。但有些方言、土语的意义，并不怎样明晰，缺乏普遍性，因此读者就不免受到局限（我过去的小说，也有犯过同样毛病的）。石果后来的作品，方言、土语就逐渐减少了。

石果六十好几，在曲折的斗争历程中，长期积累了生活，而他又是一个写长篇的大手笔，所以他的小说一般情节都很完整，确能引人入胜，既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也借鉴了外国作家的一些描写手法。由于他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有几个“短篇”就略似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压缩。但是近些年来我们流行的短篇小说，大抵都是两三万字，有的甚至长达三万以上，那么，《风波》和《白泥坝》每篇都超过了三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曾用一个笔名同蔡国铭同志分别在《西南文艺》上评论过石果的小说。现在翻阅二十多年前的旧作，我

的有些看法，今昔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也发现了有讲得不大准确的地方。《喜风集》的作者为他这本书写了一篇《后记》，比较详细地剖析和叙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历程，并且讲的都是真心话，对我们读他的作品很有帮助，恕我就不继续饶舌下去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下旬于贵阳

目 录

第一部分

石土地	(3)
喜期	(29)
白泥坝	(43)
送秧	(91)
风波	(97)
小钟儿和他的羊	(137)
官福店	(153)
挑战	(185)
听谁的话	(189)
帮助	(199)
冲激	(210)
搬家问题	(232)
清明时节	(246)
深山行	(260)

第二部分

铁马乡跃进曲	(277)
仪节以上	(310)
后记	(317)

第 一 部 分

石 土 地

一 这样一个人

大山中夹着个小坝子，这是贵州管的一个边沿地区。

石土地，是这里龙塘村岩脚地主石云丰家的长工。他本名石云章，因为木呆呆地象尊土地菩萨，就被叫上这诨名了。他不爱讲话，一天只闷起脑壳做活路。有人跟他说笑，他充其量抿抿嘴；如果是挖苦他，他也只眨眨眼，说得太厉害的时候，他就将那种秤锤一样的拳头一扬：“你看我锤你！”讲起打，是没人敢和他动手的，他气力太大啦：两挑谷子重起一回挑，会和挑单挑的一样跑，三四个人抬东西，他常常一个人占一头；田头土头，登起劲来，可一个抵两个。

他妈在世的时候，时常鼓励他：“么儿，凭你这身力气，勤巴苦挣，白手也会立一个家哟！……你要记着：是非只为多开口！你爹就为多一句嘴，遭张阎王送进班房牢死啦！好好记着娘的话，无事少开言，埋头三不知！……只望后些年，有那个命，挣点钱，搞转老人那点干土巴来，扎个茅草房子；要紧的嘛，讨个媳妇，

过年过节，给你爹和我烧张纸就得啦……”他妈在要断气的时候，还把这些话数说了一番。

他妈死的那年，他刚刚二十岁，由放牛娃变为长年已经三年了。从此以后，他觉得人世间没一个可以摆摆心的人；受老板的气，受老板娘的气，受老板家一家大小的气，受不是老板的有钱人的气，受保甲长的气，他都一股劲往心头压。压得闷不住的时候，就喝半碗烧酒，倒头睡一大觉；睡了起来，仍旧埋着头做活路。他这脾气，弄得雇请他的那些坏家伙们晓得了，在他喝酒睡觉时，他们就干脆不管他。

吃受气饭，睡牛圈棚，整死开不了腔，这帮工日子是很难过的。他很想照着他妈留下的话，使劲挣几个钱，安个家。“要挣钱得好好的卖力气，省吃省用”，这是他早就给自己定下的路子。因此，他除万不得已时喝点酒，睡个白日觉而外，就很少用钱，很少歇气；一件单衣补上百十个疤，从这个春拖到那个冬；不包帕子不穿鞋，冬时腊月也是光脑壳，一双粗草鞋套在脚上……

可是，他到底没有存起几个钱来。搞了六七年，经过地主“老爷”们的牛打马算剩下的，大概有五六石谷子，却被几轮拉兵，抖堂送给保甲长了。送了以后，还得到处躲藏，弄得长工也不敢帮，只有东跑西窜做零活路。不知怎么，他这位家门财主石云丰忽然“关心”他起来了，这年腊下，特意把他找来对他说：“土地老弟，一家人，你只要工钱不认真，在我这里保你的兵。”石云丰是“乡长”石云华的亲哥，这话当然靠得住。他一想：“保住身子最要紧”，于是就帮起石云丰来。石云丰的田地，除出租而外，自种的有百三十来挑谷子，一向是请大小两个长工。从这时起，就只请了石土地一个人，只在紧工时加雇点零活路。他在他家好几年了，虽然活路重，虽然一直没得过工钱，虽然吃不来那两锅

饭，受不了石云丰那一张口就来的臭骂，可是他仍然感激他。他时常这样想：“不是在这里，早就尸骨不晓得在哪面坡去哩，人不要不知足！”只是在那“安家立业”的望头没了准头之后，他就更不爱讲话了。石土地的浑名，就被叫得更响亮。

解放军到达这里之后，石云丰象对他家佃客一样，对石土地也忽然好起来。骂是不骂了，两锅食也取消了，而且还叫他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吃饭时候，石云丰就夹七夹八地闲扯：“这个世道哇，浑浑水浪浑浑鱼，人总要良心放在中间……哪个不想银子钱啦，就是白来银钱不归家，三两黄铜四两福……想发横财总不是好事，命中只有八合米，行走天下不满升……”他那八字胡翘一翘的，说到归根结底，总得收到一句：“老弟，你我弟兄一家人，一笔难写几个‘石’字呀。哪样事都要大家关爱下！”

石土地照例咕咕地答应着，虽然不多开腔，但这些以往就听得烂熟的老话，不免在脑筋上烙上一些更深的印子。而在他家这些年积下来的旧气，倒似乎慢慢散开了。

二 隔山作了农协会会员

一九五一年谷子快黄的时候，这个边沿区的匪风也打下了，上级号召“放手发动农民，开展反封建运动。”这时，在这龙塘村工作的杨同志就向农协会传了一句话：“赶快发展，数目要达到百分之六十！”这样，他石土地的名字，就和另一些人的名字一道，被他这组的组长麻子李占奎隔山记上去了。李占奎是伪乡长石云华的佃客。他虽然是当佃客，多年来活路却是请人做：解放前半年他都还在给石云华当乡丁：是个“蚂蟥听不得水响”“猪牛马屎

样样都要蘸点尝”的角色。村里组织农协会，他跳得最起劲，一选搞得个组长，再选搞得个武装委员，是杨同志随时表扬的“积极分子”。

李占奎把石土地的名字记上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告诉他。那是李占奎在一家学挞谷子的晚上，吃过晚饭，大家在衔起烟杆摆龙门阵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便对石土地说：“老实，石土地，你的名字我都记入农协会了哩！”

石土地吓了一跳：“啥子龙蛇会哟？”这个名字他倒恍恍惚惚听到过的，可却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更从没想到要加入过。“我人长三十几，不填皮，不掉把^①，你不要搞我的名堂！”

李占奎“呸”地一声，短烟杆指到了他的鼻子上：“你，真是水井头的癞蛤蟆，没见过簸箕那样大个天。农协会都不晓得！跟你说，农协会就是农民的会，说农民还怕你不懂，就是干人，黄泥巴脚杆，懂吗？农协会在今天顶吃得开啦，有些人想入我都不准他入，你不要狗咬吕洞宾……”李占奎扎扎实实教训了他一顿。

他闷了好一阵，冒出三个字来：“我不干！”

同着挞谷的一个青年小伙子插上嘴：“入得呀，石大哥，今天毛主席来，穷人要翻身啦。”这是龙塘边刘木匠的儿子刘桂林，也是个当放牛娃出身的。刘桂林家虽然也穷，却比石土地好一点：五口人，有五石多包谷地、十来挑谷子的田，加上他爹做木活，假若不遭敲钉磕锤，一年紧把细捏还勉强拖得过。他也是刚入农会不久的，不过开过两回会，听过杨同志的演说，多少有点觉悟。

石土地又呆了一阵，脑壳象巴郎鼓样摔起来：“我不干，我没

^① “填皮”是入哥老会；“掉把”是结拜。

钱挡空花销！”

李占奎气得脸上的麻子都胀红了：“要你个毛钱我抵你的命！人说你是石土地，我说你是石狮子，石狮子的屁股——清了缝的！不入，不入就不要在这龙塘湾住……”他越说越厉害起来。他倒并不是舍不得他这样一个会员，却是怕传出去叫杨同志听到。杨同志在前两天的会上狠狠地说过：“隔山记名发展的该打屁股！”

李占奎连挖苦带胁迫，刘桂林连解说带劝，说了有两顿饭时候。石土地眼见不行，临走时丢了一句话：“只要光记名字，随你的便吧！”

他虽然这样说了，心头仍然吊起个石头。后来喊他开会，他都推说“不得空”。推过几回，也就没人喊他了。

三 猜不透的一些板眼儿

石土地入农会的风声，不知怎么吹到石云丰耳朵头去了。

一天，他突然问他：“老弟，你入了农协会吗？”石土地喉咙管咕咕两声，没说“入”，也没说“没入”。

石云丰挂着八字胡的嘴两边一勒，脸包肉一耸做起个笑面：“好好好，那好，好好……”

从此以后，石云丰对他更“客气”了！一见面总要做起笑面，点头打招呼，开口总是些叫人听起来很安逸的话：“累了吗？歇歇气嘛！”“多做少做点有啥来头，我有吃，你有吃！”……

猫儿忽然不吃荤了——这想不通的事很使他觉得奇怪。

到了阴历十月，石云丰把伙房刘三嫂遣走了，叫他老婆亲身

煮饭。他自己也换上补疤衣服，一天扛起锄头在园子土里啄上几下，或摇摇摆摆地挑半挑粪淋淋小菜，说什么“学劳动”。这也是使石土地很诧异的。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刮着冷风。石云丰擦黑就不见了，他老婆却叫石土地杀鸡，烧腊肉，大做其菜。石土地以为他家要请什么客。菜弄好了，石土地要去睡觉，那女人却不准他，他只好在灶门前打着瞌睡。……

迷里迷糊不晓得过了好一阵，后门“咯呀”的一声，石云丰回来了，走得气喘吁吁的。他两口子头靠头说了两句悄悄话，石云丰便伸手往内屋那面一指：“摆到房间去吃！”石土地帮着他两个提灯，端菜，撮火盆，摆停当了。他正在奇怪“为什么不见客”，身子忽然大地被掀摆一下。定神一看，原来他被石云丰推按在上席坐下了。他大吃一惊，想车下来，却被石云丰死死按住。石云丰的老婆抢过酒壶，在杯子斟上酒。石云丰对着他举起酒杯来：“老弟，今晚请你吃杯酒，有点小事找你帮忙！”

石土地从来喝酒都是用碗，这小家伙，他一口一杯。可是吃过三杯，石云丰就不斟了，他一只手按着酒壶，一只手在怀里掏着：“老弟，今晚请你跑点路，不要推辞，我给你一块钱的工资。”说着就递过一块洋钱。这倒把他难住了，不晓是什么事，接也不好，不接也不好。

那女人打着帮腔：“接着嘛，客气哪样？”她随即拿过那块洋钱来，要装到他的衣袋里。可是石土地连个荷包都没得，她只好插在他脑门上的帕子上。

石土地又摸下那块钱来摆在桌子上：“哪样事？你大老板说明白……”他这时浑身毛辣辣地，好象有件顶不妙的事要落到身上。

石云丰咧嘴一笑，平平稳稳坐下来：“老弟，你放心，没得别

样。”他故意把话放得轻轻的：“不过是，目前世风不大好，我有点小东西，安排寄在岩上廖家去！今晚他在家等，请你打夜工送去一下！”

石土地“哦”的一声，畅了一口气。心想：是这个啊！

“可是不准走漏风声，出了事就唯你是问。”石云丰忽然眉毛一耸，眼睛一立，八字胡两边一横，话说得恶狠狠的，又露出了往常那副凶神样子。

这倒叫石土地打了个寒噤：“你大老板晓得，我嘴巴最稳。”

石云丰马上给他斟杯酒过来：“好，老弟还吃杯酒，本想叫你多吃两杯，怕你摸路，摔着……”

东西是收拾好了的，两大挑，在后道屋里放着。酒后又吃了两碗面，石云丰老婆就开开侧门，叫他动身。

他一面收拾索子扁担，一面考虑起这个事来：这有钱人做事真怪！那一会匪风那样重，他石云丰仗着个兄弟在外面拖，不害怕；怎么如今倒害怕起来了呢？怕匪，岩上面不更是出匪的地方吗？……

这时，屋内那两口子却在谈话，虽然声音不高，他听得很清楚：“只要把这一个和那一个都捏紧，就保险不出事。”这是石云丰的声音；“就是有点不好……”这是他老婆的声音。

石土地没心细听。他拴上担索，两手试试轻重，就轻轻咳一声，挑起来，折拐穿过内房，出了后院墙门，在月亮下面，冒着夜风，一步一步向后山上去了。

从石家到岩上廖家，往返有十一二里。他把两挑东西送去转来，鸡叫二道了。倒头睡到早饭过后，也没人吵他一下。

天上落起毛毛雨来。他整天没出门。晚上，石云丰又请他吃酒，只是时间比昨晚稍早一些。他好生奇怪：今晚上又要送担子